今天：人生何處不相逢

記日紀經意生　黃鳳蘭・畫　寿子田・文

那玉立亭亭、苗條而「水蜜桃」的姑娘，送小吃時，她推着「酒車」問：「飲那一種？先生，小姐！」我聞到她肌香，甚是「美人」——「好，百年潭，打波兒，愛斯（冰）。親愛的，你喝什麼？」小周在仰頭看這空姐，笑着說：「鮮檸檬，蒸，可樂，愛斯，謝謝你。」

「怎麼道同不飲拿破崙了？還是第三次見到小姐了。」這空姐笑迷迷說：「沒多久，小姐由台北回香港……，正好我當班。」

「天涯何處不相逢！」我欣賞這位空中尤物，我問小周太說：「因爲你太漂亮，女人也注意你了，這可是姊妹中之知己！她有可能對你一見鍾情？現在時髦同性戀交。」

「不會的，她是有心搭訕同你說話，她已覺得你看上了她！」小周有趣，她心眼兒玲瓏。——「阿基娜娃快到了，這就到了！」看許多小島的海水有七八色，看完以後，請坐好。

「紅黃藍紫橙綠……彩！」我們入了過境室，機場也修大了，大廈好幾座。我們兩人照相，看了看土產店。重登機時，正是照紅大日頭雖海只數尺，奇大無比，蒼茫海天霞光，繪出一張萬種彩雲圖。「好景！」升空十分鐘，圓紫日球，已一半在天海綫下。

「親人，我忽然不樂！」小周揑緊我的手，空姐重新送飲料熱手巾袋袋。長長的向北飛行，遠遠的兩邊，正是福建浙江。飲點酒，長精神！開餐了，極好的烤牛肉和嫩炸鷄，鮮蘆笋。成田機場查得兇——香港虎烈拉疫增，還有摩登的「愛滋病」讀表……。好彩沒大件行李，我爲增加小周興趣，陪她上了「京成特急電」。到「京成上野站」不用四十五分鐘，快到離奇，且坐了絲絨卡位。只須行過地下道便上了冷氣的士，快速一號綫到達了新橋南端「新銀座第一酒店」，東京快香港一小時——十點十五。大套房，頭等就是頭等！冲涼，夏夜便裝，東京上二十五度。

「太舒服了，我們第一先安定地吃晚飯！」

到了左近新和田，冷氣吃牛肉鍋，先來講究的薩西迷綠芥、日本魚子醬、雲丹，溫暖的清酒，恭順的下女——「海！海！」——「回去休息吧？不該下午快三點才動身！」

「快點！快來！」她已浸在大熱湯缸中，我們同浸在「愛之江源中」。她有心伺候我，情調特別美妙。「明早我跑兩家公司，你等我回來再起身吧？」——「好！我因了喲！」

二〇一：誤認是夫婦

傍晚，太陽剛下山。歡闌和金火參與一個不氏掌門人，又是汽車行的總經理。船廠，只不過是她經營的別業罷了。

佐先生與佐太太同聲說：「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片刻，佐先生又說：

「可李女士給我們的卡片，只寫船廠總經理。」

歡闌說：「我有兩種不同的卡片。」

「眞是能者多勢！」佐先生又誇許。

金火默默。

他對面的琦茜默默。

在談話聲中吃白灼蝦。大家都在剝殼取肉吃之時，金火偶然瞥觀一下琦茜，她對金火作感情的交流。

嘉權在這時候，故意把談話的箭矢射向金火，高聲說：

「說起能幹，我們的柴金火先生才令人佩服！他是來自野島的水上人，做過船廠學徒，也做過遊艇船長，近年竟躍升爲船廠廠長兼經理。」

「蘭施姐，你——？」薛雲英極感驚愕。

過去，她從未聽蘭施說過她有這樣的不幸遭遇。她只是覺得蘭施很現實，也很消極，對未來很灰心，不敢有什麼期望。只希望現在能拚命地多賺點錢，以便將來安度晚年。

「是的，我曾經和你一樣不幸。」蘭施說，「那男人是一家製衣廠的老闆，我有了孩子後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而且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迫我去打胎，然後給我一筆錢，從此就避開我。……」

「那傢伙還算有點良心，給了你一筆錢。可是，黃天白却是一跑了之，什麼責任也不負！」薛雲英說。

「經過了這一次打擊，我什麼都看化了，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賺錢。銀紙最可愛，其他的什麼都是假的。」蘭施吁一口氣。

薛雲英呆坐着，不知該說什麼好。

二〇四：重演一次

必鬼・夏杰森

「幾個月了？」蘭施問。

「三個多月了！」

「那眞是好解決了！」蘭施點頭。

「所以我今天來找你。蘭施姐，你一定得帮我這一次忙！」薛雲英的語氣近乎哀求。

「哎，阿英，你太傻了，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勸告了你，叫你小心，不要上當，可是，你還是逃不過厄運，吃了這樣的大虧！」蘭施嘆氣。

「我以爲自己的算盤打得很精，想不到，他比我更精，而且做得這麼絕！」現在，薛雲英也只能嘆息。

「阿英，難道幹我們這一行的姐妹都生成這樣的苦命嗎？五年前，這樣的遭遇曾經在我的身上發生過，現在，你却又把它重演了一次！」蘭施說。

「蘭施姐，你——？」薛雲英極感驚愕。

過去，她從未聽蘭施說過她有這樣的不幸遭遇。她只是覺得蘭施很現實，也很消極，對未來很灰心，不敢有什麼期望。只希望現在能拚命地多賺點錢，以便將來安度晚年。

「是的，我曾經和你一樣不幸。」蘭施說，「那男人是一家製衣廠的老闆，我有了孩子後才知道他是有家室的人，而且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他迫我去打胎，然後給我一筆錢，從此就避開我。……」

「那傢伙還算有點良心，給了你一筆錢。可是，黃天白却是一跑了之，什麼責任也不負！」薛雲英說。

「經過了這一次打擊，我什麼都看化了，現在最要緊的就是賺錢。銀紙最可愛，其他的什麼都是假的。」蘭施吁一口氣。

薛雲英呆坐着，不知該說什麼好。

二〇一：搞賽事

碧琪曰：「我知。」麥仔好有趣，不再出聲。

不久，杜德冲完凉行出，很了一個背包，成個成年兒童咁歎，曰：「我地一齊出市區飲茶。」

碧琪曰：「一齊，但我不去飲茶矣。」

杜德曰：「你有事乎？咁亦好。」

碧琪問問不樂，一齊搭的士出市區，杜德曰：「阿碧呀，你去邊呀，我先送你。」

碧琪曰：「去到到師傅間鋪附近喇！」

麥仔曰：「阿碧眞係靚女，德哥，你好福氣。」

杜德笑曰：「。」

杜德曰：「麥哥，無謂講佢，我想問你，如果我搞拳賽，你可否帮下手。」

麥仔曰：「乜你眞係要搞乎？」

杜德曰：「論論下啫。」

麥仔曰：「你屋企大把水，都應該搞下賽事嘅。」

杜德曰：「睇以後形勢點至算，或者我會搞，如果眞係搞，麥哥，希望你拔刀相助。」

麥仔曰：「一定，一定。」

其實，麥仔亦不過係探聽一下杜德嘅口風，但本身是泰拳會一分子，當晚開會時，就將此事講了出來。

太子森曰：「杜德又想搞？袁師傅，這單嘢你點睇？」

袁野煲了幾啖烟，曰：「杜德既然屋企有水，當然有條件搞。」

二〇一：亦不是女強人

「她不會是豪放女的，」唐大衡搖着頭說，「張老伯，她的第一次是獻給我的，明白嗎？」

「第一次？」張老伯皺皺眉，「是嘛，太眞情了，能將處女寶獻給對方，怎能不付出眞感情？這，那些所謂豪放女，則是遠遠比不上的。正因爲這理由，何以她主動要和我分手？眞叫我老想不通了。而且，自問我對待她很好，亦未想過要拋棄她，而且還在動要求和她結婚呢，這樣，她怎會忽然要求和我分手？難道結婚就嚇怕她了嗎？」

「可能是這個原因了，」張老伯拍拍他的肩頭，「老弟，有些女人是怕太早結婚的，特別是一些事業心重的女强人，因爲結了婚之後，家庭對她的事業成了負累，所以怕。」

「你的意思是，她是女强人？但她幹什麼職業我還沒有知道，因爲她一直沒有告訴我，可是，看她的行動和表現，不像是事業心重的女强人。」

「那麼，她是個奇怪的人物了，」張老伯不迭搖頭，「我也不能作答了，老弟，你好自爲之。」

有點茫然，唐大衡離去了。

二〇一：誤認是夫婦

歡闌指了指餐廳的海面說：「這度假邨的渡客船、風帆、快艇，都是敝廠製造。」

佐太太說：「你們夫婦太能幹，太令人佩服了！」

金火低頭，並不臉紅。歡闌慌忙糾正：「不，我們不是夫婦！」

佐太太也慌忙道歉：「對不起……不過，你們看來的確是理想的一雙！」

嘉權喝着拔蘭地，他笑望歡闌，說：「佐太太，你不知道，關李歡！」

歡闌和金火參與一個不氏掌門人，又是汽車行的總經理。船廠，只不過是她經營的別業罷了。

佐先生與佐太太同聲說：「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片刻，佐先生又說：

「可李女士給我們的卡片，只寫船廠總經理。」

歡闌說：「我有兩種不同的卡片。」

「眞是能者多勢！」佐先生又誇許。

金火默默。

他對面的琦茜默默。

在談話聲中吃白灼蝦。大家都在剝殼取肉吃之時，金火偶然瞥觀一下琦茜，她對金火作感情的交流。

嘉權在這時候，故意把談話的箭矢射向金火，高聲說：

「說起能幹，我們的柴金火先生才令人佩服！他是來自野島的水上人，做過船廠學徒，也做過遊艇船長，近年竟躍升爲船廠廠長兼經理。」

調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體能又是掌握完善的運動技能的必要條件。

適應能力指人體在適應自然環境中所表現的機能能力，如在嚴寒、酷暑、風雨、霜雪和空氣稀薄等不同自然環境下的適應能力和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它是衡量健康狀況的重要標誌之一。（秦成、新八七七八三）

二〇一：誤認是夫婦

傍晚，太陽剛下山。歡闌和金火參與一個不氏掌門人，又是汽車行的總經理。船廠，只不過是她經營的別業罷了。

佐先生與佐太太同聲說：「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片刻，佐先生又說：

「可李女士給我們的卡片，只寫船廠總經理。」

歡闌說：「我有兩種不同的卡片。」

「眞是能者多勢！」佐先生又誇許。

金火默默。

他對面的琦茜默默。

在談話聲中吃白灼蝦。大家都在剝殼取肉吃之時，金火偶然瞥觀一下琦茜，她對金火作感情的交流。

嘉權在這時候，故意把談話的箭矢射向金火，高聲說：

「說起能幹，我們的柴金火先生才令人佩服！他是來自野島的水上人，做過船廠學徒，也做過遊艇船長，近年竟躍升爲船廠廠長兼經理。」

二〇一：誤認是夫婦

傍晚，太陽剛下山。歡闌和金火參與一個不氏掌門人，又是汽車行的總經理。船廠，只不過是她經營的別業罷了。

佐先生與佐太太同聲說：「眞是有眼不識泰山！」片刻，佐先生又說：

「可李女士給我們的卡片，只寫船廠總經理。」

歡闌說：「我有兩種不同的卡片。」

「眞是能者多勢！」佐先生又誇許。

金火默默。

他對面的琦茜默默。

在談話聲中吃白灼蝦。大家都在剝殼取肉吃之時，金火偶然瞥觀一下琦茜，她對金火作感情的交流。

嘉權在這時候，故意把談話的箭矢射向金火，高聲說：

「說起能幹，我們的柴金火先生才令人佩服！他是來自野島的水上人，做過船廠學徒，也做過遊艇船長，近年竟躍升爲船廠廠長兼經理。」

九：廿年兄妹重逢

當陳珍一家五口，到達深圳，這才知道，每天前去香港的人，有一定的限額，並不是隨時可以通過的。一家人先在火車站旁邊的華僑大厦，租了一個房間，住了下來，輪候出境。這時的深圳，已升格爲市，正在進行興建現代化的市區。到處都是一派興旺的景象，當然也是沙塵滾滾，情況混亂。可是，這一切，陳珍已無暇顧及，只想及早與香港的親人聯絡上，早點到香港去。

終於，大哥找到來華僑大厦，分別了二十二年的兄妹，得以重逢，仿如發夢。不是嗎，想當年，陳珍離家北上，正是一個綺年玉貌的少女，現在四十歲，已是一個中年婦人；陳珍是老三，大哥雖然比她大五年，已經四十五歲，比林浩還大三歲，但看起來還是那麼年輕俊朗。

兄妹倆也只能依稀辨認當年的面容，二十二年的歲月，烈日風霜爭竟容易摧折人的容顏。陳珍是個急性子，家中的事情什麼都想知道，一件事情還沒有問完，又問第二件，林浩夾在久別重逢這一對兄妹之間，簡直無法插口。

直至三歲的小兒嚷着肚餓，大哥才提議到餐廳去吃晚飯，這時陳珍才不得不暫時中斷她的問話。

經過了一個星期的輪候，陳珍一家終到達了香港，也是大哥前來紅磡火車站接車，他駕來私家車，陳珍坐在司機位的旁邊，却讓林浩與三個兒女坐在後車廂。

這時的陳珍，却顧不得問話講話，却是目不轉瞬地望着車廂外面，想要尋找這個城市往日的痕跡。

大哥告訴她，這個紅磡火車總站是新建的，往日尖沙咀火車站，早已拆卸，尖沙咀東部已形成一個新興的商業區，高樓大厦林立。

蜂風語言

偏繆

出路問題

中學會弘合格率達六成。
希望問題少年不會增加。

得個知字

社署檢討虐待老人問題。
相信結果只是得個知字。

缺貨關係

過去七個月檢獲走私貨值兩百多萬元。
可能引起某些貨價上升。

心鬼

城市之光　成區

刻薄成家（九）

李國卿搭着她肩膊道：「有一件事要對你說。」

「什麼事？」她以爲和她談及結婚的問題。

「我要再結婚了。不過，新娘不是你，而是另有他人！」李國興說。

李國興和郭艷玲，都用第一次結婚的姿態，前往登記，姓名是眞的，居住地半眞假，郭艷玲報眞地址，李國興報假地址，這假地址是郭艷玲一個死黨之家。

果然，登記後翌日開始，那些宣傳用品，如雪片飛來了。因爲李國興報假地址，眞正居址就收不到。

按照規例，十四天後沒有人反對，就可以結婚。

梁淑芳她們一無所知，自然不會反對。

十四天後，郭艷玲的兄長，和李國興一個死黨做証人，舉行了註冊結婚，成爲合法夫妻了。

李國興金屋藏阿嬌，郭艷玲也耐心等候。

梁淑芳終於病死，小姨以爲可取姊姊之位而代之。雖然已不避嫌甥雙目，公然進入姊夫房而睡，但得於伯爲世人所譏笑，妻骨未寒就大姨夫作小姨夫，還不敢要求正式舉行婚禮。

當然，避孕丸照食，以免肚子大了起來，無法遮掩。

梁淑芳未七過後的一個晚上，士多關門後，李國興問過女兒是否已入睡？梁淑卿回說：「她早已入睡了。」

「有一件事要對你說。」

「什麼事？」

「我其實已結婚了。」

「乜嘢？」

「我其實已結婚了。」

「乜嘢？」

「我其實已結婚了。」

「乜嘢